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讜論集卷二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監生臣温廷鑑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六

讜論集　　　　詔令奏議類二奏議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讜論集五卷宋陳次升撰次升字當時興化仙遊人熙寧二年第進士知安邱縣以薦為監察御史提點淮南河東刑獄入為殿中侍御史進左司諫貶南安軍監酒税徽宗立召還為右諫議大夫復除名編管循

州政和中復舊職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次升為太學生時即斥王安石字說為秦學坐是屏棄通籍後三居言責建議鯁切為時所憚其最大者在止呂升卿之使嶺南劉安世謂其大有功於元祐諸臣至其彈章悖蔡京蔡卞曾布諸疏尤為明白痛切聳動耳目雖根株不能盡拔卒為所中以致垂老投荒而剛直之氣凛然猶可想見本傳載所陳前後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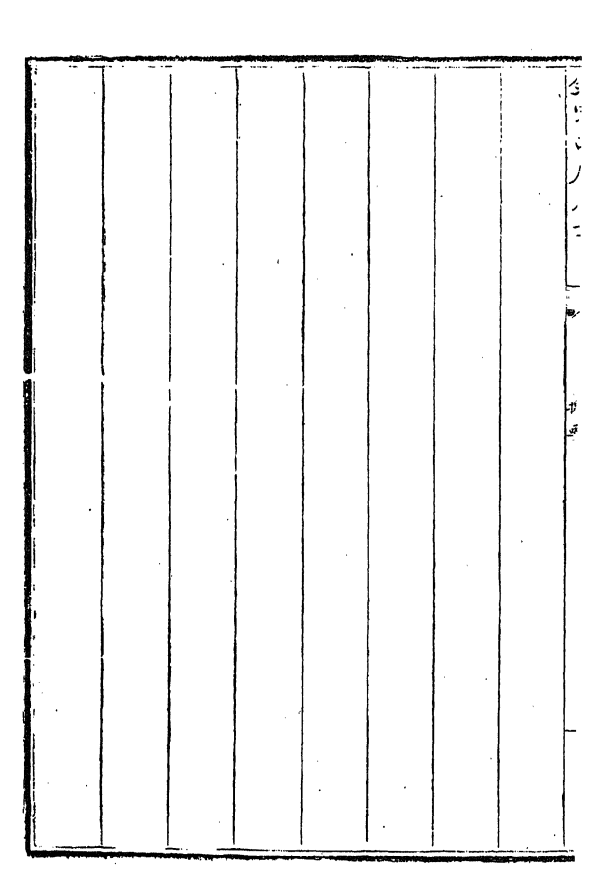
十餘事皆有關於賢姦消長政治得失之故為他人所不敢發而謂其他所言曾肇王覿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今即集中所存諸疏觀之其論王覿也以曾布所善其論曾肇也以布之至親其論呂希哲也亦以韓忠彥之親其論范純禮也以對遼使誤犯御名事各有因與曲加指摘者不同且是是非非雖當代清流

亦不肯稍存假借此正其破除成見毫無黨同伐異之私作史者乃以門戶之局為次升病謬之甚矣是集本次升兄子南安丞安國所編取哲宗顧問之語以名之所録奏疏凡二百七篇久佚不傳惟永樂大典中頗散見其篇題採掇編次共得八十六篇又於歷代名臣奏議中增補三十篇較諸原本所存僅十之五六然昌言偉論為史册所未載者尚

可考其梗概謹考證時事次第先後釐為五卷而以行實一篇附於卷末庶讀史者得以參證焉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上語樞密曽布曰朕除陳某諫官廷議如何布奏皆謂陛下得人上曰尚未肯供職公知眷意之重受命登對方造膝上遽曰久不聞卿讜論公再乞避言路上曰朕親擢卿復何辭時姦人讒毀擠陷忠良欲肆誅戮其事尚祕上亦疑之因公奏對上顧問近朝廷有何議論公遂奏曰臣聞小人横議動揺宣仁徽號如臣所聞宣仁保佑聖躬終始無間上竦然曰卿何自知公曰臣職許

風聞陛下無問其所從來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恐傷國體上虧聖德下及無辜上首頜之再其議遂不行故待制劉公器之聞之嘆曰陳當時有德於元祐人深矣瑤華之獄公辨不勝中宮位虛元符末大臣將有建立適判宗濟陽郡王宗景妻亡以妾楊氏為正室公奏癸丘之會盟誓之戒猶曰無以妾為妻而宗藩大臣乃爾其於聖朝寧不為累論列激切蓋有諷焉人皆為公危之哲宗聖明納公之言罷宗景黜楊氏大臣愈忌掖庭

亦欲公去乘間抵巇無所不至以論大理觀望多致濫
獄乞罷京城邏者蓋詆悖下之苛刻上問大臣觀望者
何蔡卞奏謂臣等觀望陛下遂貶監南安軍務表謝哲
宗親覽諭宰執與移近地且將復用而哲宗升遐上皇
入繼大統正人彙征公還臺端首論堂陛不嚴内侍不
恭凌慢無禮將有不可制之患蔡京姦邪凶險詭譎誕
謾有過人者交通貴戚親昵閹宦任數挾智結連上下
呼吸羣小開國家之大隙是時諫官陳瓘協力彈擊而

言及欽聖已復辟猶預政先以罪去京偃蹇自若孰不畏其凶焰公獨毅然極論京唱為預政之語嚇脅臺諫此京之罪非瓘之罪也瓘以言為職當示曲全京窺伺宮禁罪安可赦京始罷黜時遼主新立聘使往還求為釁端朝廷憂之以公為生辰初使及境接伴使來公設席用花株使人不受公亦不撤沿路所至多不遵故事但云今新主也公一切辨正之到闕先就館賜宴以宰相李儼伴儼詰館力辯用花之禮且曰南朝亦在亮陰

中公曰本朝故事虞主祔廟後百官吉服惟不聽樂儺曰花樂相胥既不聽樂何故用花公曰嘗聞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未聞禁花儺詞屈就席如禮宴歡告公曰道宗皇帝廷試進士嘗賦以南北永敦信誓為題公曰祖宗盟好誠貫白日兩朝赤子之福也使還京黨復熾援自輿申其勢巳成未幾遂召公當抗駁力莫回天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潁昌府自京竊國柄累謫至削籍投荒勅刻名石緣星變宥罪叙復元官重和元年三月十五

日甍於私第遺槀散失幾半與啟沃密者焚之笥篋所存二百七章令編為二十卷標曰讜論集盖取哲宗皇帝聖語也公平生慎密論事人罕知者去國一十八年絕口不談時政僕于猶子中最蒙顧盼榻前之語盖嘗預聞謹序於集首以備國史採擇紹興五年五月望日姪右宣教郎知泉州南安縣丞陳安國序

讜論集卷一

宋 陳次升 撰

上神宗論轉運使選用責任考課三法狀

按此元豐七年次升初為御史時所奏

臣伏以生民休戚繫郡縣之得失今天下州三百縣一千二百其治否朝廷固不得周知付之十八路轉運使而與選者三司副使省府判官提點刑獄或以敘進才與不才固已混淆一旦付以一道按察之寄雖知其不

勝任必重退之是重抑一人希進之心而輕一道生民之命令選用不精又責任無法考課不平其間非闒滞罷懦即凌肆刻薄十常八九所以下之疾苦不得上聞而重其愁歎故也朝廷有意天下之治宜自轉運使始令上選用責任考課三法其選用之法以公正明斷惠愛為本公正可使糾率官吏明斷可使决治繁劇惠愛可使卹民之隱苟無數者之長即以補他職其禄賜恩禮視轉運使可也其責任之法曰唐虞四岳十二牧三

代方伯連帥漢部刺史皆今轉運使之任令居職者非其人專以辦財賦為職業故郡縣之職業不修獨掊斂刻暴之令行而民受其弊蓋典制不立所致也今舉其切務有五一稱薦賢材各堪其任二按劾貪謬修舉政事三實户口增墾田四財用充足民不煩擾五興利除害仍令歲終具條所施行者以聞其考課之法曰故事轉運使給御印紙歲終滿上審官院校之三司亦嘗有考課條其後卒不能行蓋委計司則先財利而忽民事

在審官又因循常務而無考第之實按漢之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宜付御史臺考課為三等中書門下參覆其實其上等量所部事之劇易而褒進之中等仍舊秩下等退補一部若風績尤異即擢以不次其職事弛廢不俟秩滿即行黜削

上哲宗論江湖闕鹽按此時哲宗初立命次升經理鹽法

臣竊惟今日之所急者莫先乎理財理財之義在乎上下協同事乃克濟訪聞江南東西路荆湖南北路州縣

鹽貨甚闕居民苦於食淡除每歲所賣數外更有准備之數但為虛文官中殊無畜積本路監司州縣雖申發運司乞行支撥本司不為協力應副是致闕絕間或撥到鹽綱又被鋪户用鈔盡數請買官鹽既闕即倍高其價出賣以取厚利而官中走失課利甚多其獘不可不懲也伏望聖慈嚴賜指揮令發運司常切支撥逐路每歲所賣及准備鹽數務要充足仍具撥過數申户部令户部檢察施行所貴遠方之民不困於淡食而國家課

利增羡矣取進止

上哲宗乞保甲地土不及二十畝者免冬教按次升行

實此奏上于司馬文正當國之日攷史爲元祐初年

臣伏覩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奏請保甲上教其下等人户地土既少不免効力爲生并止有兩丁其間有病疾者雖依條未該破丁若不能營作顯難應副保甲色役三省同奉聖旨府界三路保甲除見教人外本家止有兩丁病患未該破丁而委的不堪營作并

第五等以下土地不及二十畝者並免推行之後人以爲便況當時奏請得旨施行乃是今日一二大臣修先帝法度之人非是故爲增損而壞法者也今年六月二十四日却有指揮衝改土地不及二十畝之家免冬教全條更不行用及老疾羸弱者選以次人承替緣貧下之人其田不及二十畝效力以求日給若令上教則廢爲生之道官中雖給口食不足以償所費其家無以養兼老病羸弱之人既難以筋力從事其養生必賴於壯

者若是兩丁之家一丁老病而又令壯丁代教則老病者必致失所竊聞此法既行人欲避免保丁有賣盡土地者有分析生産者或稱父母年老或分房向外或令女壻出外乞破丁人情如此理當安存蓋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民既賣土地不為長久之計窮則斯濫必流而為盜恐貽朝廷之憂臣伏乞睿旨令保甲土地不及二十畝兩丁病患者並依元豐八年指揮施行以安存貧下老弱之民不勝幸甚

上哲宗論知人

桒歷代名臣奏議曰此元祐元年事與下理財疏同時

臣伏覩周紳李彥倫巴宜張康國蔡蹈吳伯舉李植朱昢近因賜對除朱昢知泗州吳伯舉太常博士餘皆提舉常平司官者竊以爵所以旌有德祿所以待有功非德而爵無功而祿何以為天下之勸故人主以爵祿為操柄而砥礪天下之才官必得其合人必稱其職恭惟神宗皇帝勵精庶政允釐百工大臣每薦人材必召對能者隨其才而進之否則令歸本任盖所以明黜陟之

公也風聞前任官登對朱昢最不稱旨故與知州差遣
且自通判升為郡守已是進職若得常調一郡亦僥倖
令乃除知泗州況泗州地望非他郡之比經是任外則
為監司内則省寺監官如此則是與稱旨者蓋無異矣
以昢之守泗雖不足論然召對所以旌别人材令例有
選任是有召對之名而無升黜之實朝廷用人如此良
可惜哉除授恐累國體伏望陛下稽攷先朝政事召對
臣寮必擇其能者而進之其不稱旨者令歸本任庶使

賢否有別多士知勸其朱刪若先有指揮與知州差遣即改差常調一郡少示黜陟庶允公議取進止

上哲宗論理財

臣竊以民財有限取之不可以過多邦賦有常用之不可以無節熙寧以前上供錢物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斂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唯務刻削以為己功若減一事一件則據其所減色額責令轉運封樁上供別有增置合用之物又合自辦上供名件歲益加多有

司財用日惟不足既無家資之可助又無鄰粟之可貸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來乃自乎是且人主莫不有惻隱之心豈無愛民之意比年監司多以掊取相高者蓋廹於歲計不足其勢不得已而然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輕徭役薄賦斂澄汰掊刻崇尚忠厚天下之人莫不咸被德澤歡欣鼓舞屬心内附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然而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竊恐異日供應不辦官司則有失職之責苟欲避免侵漁之患復從而生

未足以副陛下仁厚之德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勘會熈寧以來於舊上供額外刱行封樁錢物並與放罷庶使官吏不至過有誅求而民無騷擾之害

上哲宗論五路舉人省試 案此奏在紹聖二年

臣伏見熈寧間朝廷以聲律記誦之學不達先王道德之妙欲行革去遂以經義取人罷聲律損諸科以誘進學者以京東陜西河北河東京西州軍諸科為多南省奏名特以五路舉人别作一項考校蓋以其遽罷諸科

所以優之也行之逮今二十餘年人習經義之學與諸路舉人無異兼元祐以前諸科解額有闕並許發解進士其舉人赴省試者甚多近年已行罷去每及十人方取一人發解舉人既少南省奏名尚別作一項考校顯屬未均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南省奏名除曾應諸科改應進士人外其五路舉人與諸路衮同考校庶得均濟取進止

上哲宗乞寢賜孟在宅狀 案元祐七年立皇后孟氏紹聖三年廢之僅五

年賜孟在宅史無明文而次升于紹聖二年再除御史應在是時

臣竊聞以堆垛場賜孟在為宅者恭惟皇后配儷宸極母儀天下賜父之第誰曰不宜然堆垛場密通宫禁其方在東其卦屬震東方青龍之宅也震長子位也常人之家猶忌侵犯况國家社稷之重乎兼聖嗣未立長子之位臣庶居之尤非所宜熙寧間欲就彼建東西府日者言其不便先帝罷之今若賜在為宅則在之宅居其東禁城居其西以尊卑言之則未順以陰陽言之則失

宜況祖宗以來所賜戚里第未有如此近者亦防微杜漸之意也伏望聖慈别賜在宅先來所賜堆垛場指揮乞行追寢

上哲宗幸金明池乞不乘船 按次升時為監察御史當紹聖二年

臣伏聞有旨今月二十日幸金明池者臣竊觀孟子之言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則知天子遊幸與民同樂適天下無事之時也今聞聖駕幸金明池有旨不過御橋是以主器至

重社稷所繫其出入起居兢慎如此實天下之福也臣竊聞輿議所造龍船窮極工巧華麗尤甚陛下必須乘御以臣愚見乘船危乘橋安陛下尚不乘橋豈肯乘船耶雖然如此陛下若不乘船臣先事而言亦無所害萬一有之可為未然之戒臣安可以緘默傳有之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又曰乘船危聖主不乘危伏願陛下念之哉取進止

上哲宗論造龍船費用 按次升行實此奏上于紹聖二年

臣伏聞金明池所造龍船費用貫萬不少肆為侈靡窮極工巧必非陛下之意也臣觀書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以禹之德非無可稱也而所稱者勤儉而已蓋以有天下非不足於財也而必嗇於用者欲示敦朴以先天下故也恭惟陛下躬不世之資席祖宗之慶勤儉過於夏禹天下所共仰有司不能宣明陛下德意所造不乘之舟其費不貲游幸之日天乃大風豈非愛佑陛下而使覺悟有司之過乎玆事已往雖不可救亦足

以為來者之戒伏望聖慈今後如有興造乞勅有司無令過度庶免虧損陛下儉素之德不勝幸甚取進止

上哲宗論治道 按次升行實紹聖二年除殿中侍御史勸上收威福之柄今疏中有收威福之要句應即此疏

臣竊觀易以龍名乾以馬名坤蓋龍者能變能化不制於物者也有君之象焉故以乾名之馬者地類行而承順者也有臣之象焉故以坤名之乾剛位乎上故能制物坤柔位乎下故制於物剛柔既立而君臣之分正矣

是以古之聖王黜幽陟明惟先敵志彰善癉惡斷出於
己賢否既辨邪正自分彼雖欲崇私黨尚朋比何緣而
致哉後世之君闇或昧此主威不立權歸乎下終底危
亡者以其失乾剛之道也臣試論之漢武帝外勤師旅
内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也五十年間中外無事
特以威德歸上姦臣不敢專國命爾唐明皇初無失德
非有甚過惡也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
以此知主威不可不立明矣主威不立雖欲去邪而失

在於不斷雖欲任賢而失在於不果邪不去則害忠良忠良進則邪自消二者勢不兩存治亂之原實辨於此唐之開成陳夷行極言姦臣干權文宗依違不決卒陷正人此失於不斷者也漢成帝欲用劉歆斷出於不果而問王鳳鳳終止之此失於不果者也去邪既疑任賢不果權臣所以執國命同已者陰相結納寘之權要以為已助異已者則去之曾不旋踵王鳳之於漢李宗閔牛僧孺之於唐是也夫朋邪萃於朝則人事失於下人

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近者正陽之月天多陰晦探之輿議咸謂姦邪蔽國之應也考之漢書元帝時鄭朋楊興等往來讒毀交鬬陰附是歳夏寒日青無光衆以謂陽蔽則明有所掩小人用事之兆恭顯反歸咎于更生等元帝不能察漢祚由是衰矣唐代宗初元載為相内結宦官外乃紿帝令羣臣奏事先白宰相顔真卿極論其非盖欲尊君而卑臣故也以此推之威福之柄宜在君不宜在臣汝威福之要不在乎他在乎果斷而已

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致治之本其在兹乎恭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好惡一遵於王道正邪悉判於淵衷巍巍乎二帝三王之上漢唐之君何足為陛下陳之然興亡之事足為鑑戒以舜之為君禹猶納言曰無若丹朱傲愚臣區區敢效古人引此以獻狂瞽伏願陛下作威作福念箕子之惟辟勿貳勿疑稽伯益之戒禹察言邪正以别忠佞斥去姦回以破黨與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致矣

上哲宗奏禁中遺火 按哲宗本紀紹聖三年三月禁中屢火

臣伏聞今月十三日夜禁中遺火者竊以灾異之來必有所因自古聖帝明王德雖甚盛世雖甚治必恐懼修省肅祇天戒故祖宗以來聖德可謂盛矣治具可謂修矣每遇變異常恐其不逮內則小心以求諸己外則下詔以求直言伏望聖慈追而行之上答天變下達民情儻愚者之言或有一得庶幾聖政有補萬分不勝幸甚取進止

上哲宗論敕牓當取信天下劄子

宗歴代名臣奏議此係紹聖三年次升為殿中侍御史與乞罷元祐章疏奏同時

臣伏覩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責降吕大防等敕牓節文云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盍從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行責降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當是之時朝命初下萬口一辭讙呼鼓舞歌頌聖君含垢溥博如天包容如地不以一眚廢人此盛德之事也天下人心恬然安定近者竊見汪

浹李仲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錄黃行下緣元祐所獻文字得罪則前件敕牓有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殆成虛文將何以取信天下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其已行而不可反也況夫揭牓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懷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幾令乃錄下浹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虧朝廷號令之信有傷國體伏望睿古檢會前件敕牓宣示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庶使人無反側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

上哲宗乞罷編元祐章疏

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敕牓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未見施行令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寮章疏仍厚賞以告藏匿採之輿議實有未安須至再瀆天聽臣嘗讀史觀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毀謗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時以此遂定天下後世書之以為美談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詔令天下言事親政以來揭牓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

側之意令又張官置局吹毛求疵考人一言之失致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乃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敕牓又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昔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於唐夫成王非輕其爵命也以王言惟行弗惟反爾矧今御史臺牓示朝堂進奏院遍牒天下惟患人之不知非特戲言而已戲言尚踐而行之豈有明揭牓

示曉諭臣庶可反之乎伏望聖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
思成王遂削桐之封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
上哲宗論內治 按宋史紹聖三年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玉清妙淨仙師次升時為殿中侍御史
臣伏覩詔書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迨從究驗證左甚明而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宮慈訓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命下之日士庶惶惑謂后無可廢之罪而陛下廢之咸相與為之

洛嗟彈指良可歎也蓋以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聞追驗證左而事跡祕密朝臣猶不預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后之廢立事體至重若臣下一言一背廢之逐之不足深恤自古推鞫獄訟皆付外庭未有宮禁自治髙下付閹官之手陛下但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寃濫為天下後世譏笑臣欲乞陛下親選在廷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别行推勘庶得實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自無

言今事不經有司獄成閹宦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上哲宗論選舉 案此奏上于紹聖三年次升時為侍御史與下免補試催補試等狀同時

臣竊以朝廷之事宰執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上下相維彼此相制以防私徇以杜奸惑祖宗以來選任臺諫官宰執不得干預若有妨嫌必須回避所以存大公之道立太平之基矣近來除授多出於大臣去取不緣

於聖選竊恐相為朋黨相為比周蔽人主之聰明為權臣之肘腋玆事最大實繫治體國家安危之機其要在此臣欲乞今後臺諫官若有除授罷去三省不得進擬悉出宸衷批降指揮所貴言路得人消阿附之風開忠讜之路不勝幸甚

上哲宗論免補試人狀

臣伏覩近降初命太學應係籍生員今年冬及來年春補外舍者臣竊詳尚書省劄子元起請之意蓋謂元祐

改用詩賦以來不得專學經術又試補之際考校之官多務悅衆不得精選所以再令補試今聞太學生員其間亦有在先朝元豐間試補入學即非元祐試補之人及有因先補試在學依條該令次免省試免解既該免舉於條不許就試令舉更不取應指準該免恩例令若不許免舉人免試顯是有悮生員及日近補試上舍生係朝廷差外官考校必無濫進若一例試補外舍別無恩例理亦未安欲乞聖慈詳酌指揮勘會元豐間補試

在學生員并今舉係上舍合該免省試之人及日近試院補中上舍生别行處分不勝幸甚取進止

上哲宗乞催補試狀

臣伏覩近降朝旨令太學生今年冬來年春並補試外舍至今未聞指揮今冬補試月日者臣訪聞太學生多是今年不係解發舉人其有久違親戚思欲歸省或甚貧窶日用不足若不入學聽讀難以久居京師惟俟補試以决行止之計至今日有補試月日士人不遑寧處

伏望聖慈早賜指揮試補不勝幸甚取進止

上哲宗改正鄒浩太學博士狀 按次升行實此奏與留正言孫諤疏同時當在紹聖三年

臣伏聞雄州防禦推官充襄州州學教授鄒浩乞通理前任太學博士月日吏部告示合作負犯體量離任近有狀乞改正者竊以浩學問該博行義修明蘇頌奇之自任宰相即除浩為太學博士當時頌議國事與同列有異言者附會權要極力擠排搢紳咸以為冤況今朝

廷公明人有抑枉宜在昭雪伏望早降指揮詳酌浩之罷太學博士事因特為改正施行取進止

上哲宗乞留正言孫諤疏

臣伏見責降左正言孫諤知廣德軍事風聞諤以論役法有過當之語以此得罪未審果是耶為復緣他事耶若不緣他事只緣役法臣竊謂朝廷復行免役之法實欲便民所繫至大其利害不止一州一縣而普及天下處之適中天下均被其利苟一失當天下均被其害而

諫官以言爲職既有見聞必須上達其言儻是則當聽納其言或失亦在曲全以示朝廷之容德也臣伏覩天禧元年二月七日勅戒臺諫詔書曰雖言有失當必示曲全則知聖朝廣開言路激昂士氣不以人言失當爲慮而患在人之不言也今諤若無他罪止是議役法失當推原其情蓋欲補完良法亦可矜察欲望朝廷再賜詳酌施行

上哲宗奏陜西旱乞行賑濟 桊次升時爲殿中侍御史應在紹聖三年

臣竊聞陜西路今夏亢旱秋收最薄物價騰湧民食頗闕緣本路州軍并監司先以秋收雨澤得時遂奏年稔今日人户闕食不敢以聞誠為未便且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陜右之民今既闕食豈能安土弱者必散而之他路强者必嘯聚而為盜矧今邊庭未寧宿兵在境沿邊人民若有流亡外寇之敵實為可憂臣欲乞睿旨下本路勘會如人户委是闕食即行賑濟安存無令流移若本路斛㪷不足即多方擘畫轉移他路物斛應副

支用不勝幸甚取進止

上哲宗論宗景以妾為妻狀　案歷代名臣奏議曰次升時為殿中侍御史案史紹聖三年十二月辛酉宗景以立妾罔上罷開府儀同三司次升此奏應在十一月未擢左司諫時

臣風聞有旨判宗司濟陽郡王宗景妻亡立侍姬楊氏為正室者竊以宗景身居尊屬職在判宗一有動作皇族取則今若以楊氏為妻在甲者必以為尊在幼者必以為長豈惟名分紊亂不足以表儀宗室其在人情亦

有未安兼宗室嫁娶於條必須一代有官其進納伎術
工商雜類之家皆不許為親楊氏起於甲微若為正室
未審果不戾於上條乎求之禮經考之條法皆未為允
昔齊桓公霸者耳葵丘之會盟誓之戒猶曰毋以妾為
妻况明天子在上禮義法度之所自出而宗藩大臣廼
爾傳之天下書之典策其於聖朝寧不為累伏望睿旨
降赴有司考求禮法如有違戾即乞改正施行不勝幸
甚

上哲宗奏乞開陳亳溝河劄子

臣訪聞陳亳之間地勢平下溝河湮塞歲有水患損害民田今年尤甚官中蠲放稅租不啻大半民又艱食為害非細若溝河開通此患可息其開河雖有所費若以逐年放免租稅較之則放稅之數多而開河所費少其利甚博竊聞知陳州陳紘奏乞開陳州河道及元祐間淮南轉運副使黄隱亦曾具乞開亳州五河利害申奏民間頗以為便並未聞施行臣乞朝廷特降陳紘黄隱

所奏下逐路州郡監司疾速相度如委有利便早賜指揮開導以除民害取進止

上哲宗論牧馬

臣伏覩近降朝旨給牧地召人户情願養馬事條約雖已詳備然元初只緣知邢州張赴同任縣堯山縣知縣等起請指揮河北東西京東西京西北河東路提刑司府界提舉司遂有此施行更不令轉運提刑司相度及只是因邢州以為置監養馬不便其餘路並依此施行

馬為國用所繫甚大措置之始宜在詳審今赴之所見只是一州利害其他路分或有不同令朝廷不令提轉立定條制令河北河東西五路依此施行臣竊慮諸路各有利害為是朝廷不令監司相度又是已行之命不敢申稟兼赴既有申奏以人户請佃牧地為官養馬人户或有不願赴以州郡之勢須令投狀則法行之始或有不便必為民害臣聞輿議以為牧地鄰近人户若得膏腴之地必有願者若去牧地稍遠雖得其地難以往

彼耕種必非所願兼一項之地所直不多馬或倒死其馬及官格尺者不下四五十緡此恐人又非所願兼牧地先是已有人承佃令不願養馬遽然奪去必致失所臣欲望朝廷明降指揮令諸路若有利害不同許令申稟州縣若抑令人户作情願投狀養馬者令監司按劾施行法行之後永久無弊

上哲宗乞罷言職狀 案次升行實哲宗親除左司諫次升力辭言職又疏申稱今年勑牓事干連俱在紹聖三年

臣伏念臣才力綿薄誤蒙先帝擢充御史陛下親政以來復還臺職區區罄竭已書二考有餘曽無補報惟有罪戾去年監試不謹上煩朝廷起獄陛下保全止從贖金今年又以勑牓事干連陛下差官劾實特與放罪仰賴聖恩粉骨難報然念臣官為御史職在繩愆立朝無補於毫忽檢身惟速於過尤若不罷去罪譴愈多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罷臣言職除一閑差遣庶安愚分不勝幸甚

上哲宗論人和 案歷代名臣奏議曰次升時為左司諫攷次升行實紹聖三年十二月擢左司諫

臣竊觀古之君臣協心戮力興事造業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以和而已朝廷和於上則百官和於下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二帝三王所以昭盛德洪治道者以此故舜典曰四門穆穆納于大麓臯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伊尹曰惟和惟一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然則廟堂之上謀謨之臣不以和相濟而欲致隆平召和

氣其可得乎恭惟陛下適追來孝修復法度圖任舊人緝熙先烈真大有爲之時左右大臣宜體至德咸懷忠良一心以經綸天下之務紹成無疆之休則無負於陛下之責任矣苟懷異志持異論背公向私違善依惡無雖雖濟濟之德懷歙歙訿訿之謀以非爲是以是爲非紛争諠譁豈惟失具瞻之道實負陛下矣不獨負陛下又將以眩惑陛下耳目雖大明遠照洞達幽微真僞是非了然判於胷中而詢事考言之際豈能與之口舌争

大臣如此累國非細可不察歟伏望聖慈渙發德音親諭大臣俾懷純一之德而無背憎之心庶幾虞典九官終共熙于帝載尹躬一德遂克享於天心廼天下之福萬世之利也臣蒙陛下擢置言責智識淺陋區區管見以致治之要在朝廷和而已敢獻瞽言伏望陛下少加察焉

上哲宗奏星變　按宋史哲宗本紀紹聖四年九月壬子以星變避殿減膳罷秋宴詔公卿悉心修政以輔不逮求中外直言次升此奏與史合而次升行實序于紹聖二年今從史

臣觀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詩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以此知有道德之君天必愛佑之時出變異以警戒之恭惟陛下聖德隆盛朝廷清明令有此變異者豈非天之所愛佑以此警戒乎竊聞陛下謙沖退托下詔損常膳避正殿罷秋宴求直言此盛德之舉社稷之福也然考之故事先朝有遇星變必須恩以滌幽枉臣欲乞斷自聖衷施行庶使變異自消福祥日至不勝幸甚取進止

上哲宗奏因災變求直言疏 按次升既奏星變此奏應在同時

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則知古之聖王嚴恭寅畏以順承天示之以異則反身修行下責躬之詔求直言者有之冊免三公者有之恭惟陛下近因星變徹常膳遠聲色罷游宴此盛德之舉雖舜帝之惟幾文王之小心何以加諸然而責躬之詔未下無以顯聖德天下直言未求無以裨聖政臣竊觀經史所載以災異之來必緣人事人事正於下

天意應於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蓋謂此也伏願陛下頒尺一之詔求天下直言上以昭聖明之聽納下以盡臣庶之愚忠如此則朝政闕失得達於冕旒之前人事何患乎不修人事修則天意得天意得則災異自消矣取進止

上哲宗議役法 案此奏應在元符間篇中有紹聖初法意不善行之未盡等語

臣恭惟神宗皇帝勵精庶政修明百度一切欲便於民而免役法乃便民之最大者也法行之後四民各安其

業而無州縣執役之勞人甚便之自後有司不能上體
德意務求役錢增羨元祐大臣得以為辭遂改差科行
之十年州縣繹騷民受其患紹聖初遂行修復但講求
利害不精斂錢往往過多支用或有未當此非法意不
善特推行之未盡耳今日正宜精研利害補完役書以
為萬世之利如聞三省大臣有持偏見欲罷免役臣竊
詳免役之法其利不止於一州一縣而所及者均於天
下若有改作其害甚博況元祐間嘗復差科其弊已見

前車可鑑豈宜容易紛更伏望聖慈獨奮神明之斷以安社稷生靈為心以紹述神考法度為意無令妄有廢罷以福天下取進止

上哲宗乞立限疎决疏

臣恭惟祖宗以來至仁之政敷錫庶民好生之德哀矜庶獄方夏之暑雨冬之祁寒禁刑慮有淹延繫囚困苦故立斷絶之法熙寧間又令刑法官吏並赴中書省勒宿立限斷案中書得案即降指揮頃刻無留人實被賜

自後因緣刑寺申請刑法官斷絶之名而實恵不及於囹圄殊失祖宗立法之意臣欲乞睿旨令刑部及朝省並立定日限所責繫囚不致留滞庶仁徳誕敷於幽隠

上哲宗論皇城司獄疏

臣竊以掖庭之獄事干宫禁自來多用内臣專治不無寃抑如聞皇城司令者置獄陛下至仁惻怛慮及非辜特差外官雜治要盡至公雖虞舜好生之徳無以加此然而刑禁之下五木所加何求而不得若不盡心輙有

觀望必致枉濫欲乞聖慈嚴勅推鞫之官宜加審克務令平允庶使獄成之後適輕適重各得其實罪當其情亦所以彰陛下哀矜庶獄明慎用刑之意也

上哲宗論西戎 案歷代名臣奏議曰次升時為左司諫當元符間屢有邊警廳在是時

臣伏以西戎獷悍貪冒無信難以德懷易以威服先朝振武稍稍知畏元祐以來姑息過多豢養過厚今日猶敢跋扈以分畫地界為辭察其匪茹必肆猖狂出我不

意侵擾邊陲當此之時不可以無備矣以今計之五路兵馬果足用乎城池樓櫓果修飭乎兵器果利乎糧食有備乎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有其帥乎被堅執鋭冒矢石以當其鋒者有其將乎兹數者果備即以吾堂堂之師以當蕞爾之戎猶利刃之摧枯沸湯之沃雪至則靡矣設若未備一有衝突何以支吾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書曰有備則無患記曰事豫則立今日之事正在兹矣臣愚以為宜選有風力之士以當漕運

之任智謀勇畧之帥以當方面之寄兵加訓練穀加蓄積守將之疲軟無聞者軍校之昏髦者代之無張虛數坐費軍儲兵既精銳城壁完固彼來則拒之彼去則備之以戰必克以守必固如此則邊防無殘暴之患中國有奠枕之安此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讜論集卷一

讜論集卷二

宋　陳次升　撰

上徽宗乞罷侍御史狀（崇徽宗即位詔次升知廣德軍四月復降制書除侍御史此奏在元符三年次年徽宗改元）

臣伏念臣器非適用材不逮人夙蒙神考之誤知擢寘臺屬紹聖元符之間又叨言責迄無善狀終以罪廢陛下即政之初搜羅人材振拔淹滯起臣於煙瘴之鄉擢貳烏府恩德隆重不啻天地父母誓殫此身以圖報効

區區罄竭無補萬分況同時臺諫十餘員或移或罷而臣獨留言職既甚瘝官又妨賢路公議實所不容愚心豈能無愧伏望聖慈特罷臣侍御史除一閑慢差遣庶安愚分取進止

上徽宗論修神宗實録案歷代名臣奏議次升時為侍御史攷宋史當在徽宗初立未改元之時四疏同

臣訪聞前右司諫陳瓘嘗論史院修神宗實録多用王安石家日録頗失事實不聞施行者臣竊謂神宗皇帝

聰明英睿超絶古今熈寧元豐間勵精庶政更新百度盡出宸斷而執政大臣但奉行而已如聞安石日録多稱己善謂一時制作皆自己出矯詞託訓前無祖宗上薄神考厚誣天下事非一端其於聖德掩蔽多矣瓘嘗指陳數事朝野相傳皆謂得實至今不得改正兼風聞史院先因曾布請用安石日録遂准得朝旨謂修入實録必取㫖而後用不知果有乎無耶若果有之不委史院曾無取旨乎陛下貴為天子持萬乘之權而神考一

朝大典儻容史官任其私意紊亂事實不行究治何以
彰聖孝之至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施行

又

臣恭惟神宗皇帝在位十有九年其道德之妙不可得
而名所見於政事者特緒餘而已史傳所載豈能形容
其萬一哉訪聞史院官附會執政蔡卞用故宰相王安
石日録變亂事實熙寧元豐間聖作之善者悉歸功於
安石朝廷時政記則畧而不用前諫官陳瓘甞具論列

陛下仁孝篤至躬親省覽灼見事實至今未聞施行近又覩禮部關報御史臺牒云史院僅十年方修帝紀五冊其餘並未修撰竊以史官直筆取信天下昭垂萬世是是非非實繫褒貶若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後世何觀而又貪冒史院供給優厚遷延歲月以圖利入曾不以修撰為急遂使君父盛美掩蔽而不揚一朝大典久稽而不就附下罔上尊臣抑君不忠不敬莫大乎是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伏望聖慈明詔史院改正事實重黜史

官以正典刑庶彰神考之聖烈以昭陛下之聖孝以慰
中外之公議不勝幸甚

又

臣竊以聖人之治無以加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大顯名於後世恭惟神宗皇帝功業赫顯前古無上其
所以流傳萬世者國史而已今史院官先用王安石日
録歸美安石而掩蔽神考盛德陛下躬親省覽灼見事
實已行刪改天下莫不仰陛下孝誠之至也然而史官

之罪未正朝廷失刑也今朝廷既見史官弗虔職事怠略大典僅及十年方修帝紀五冊而史官之罪又置而不問天下以為陛下獨厚於史官不忍加罪而顯親之道未至加隆有累聖德伏望睿旨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

又

臣伏以臣任侍御史日論奏史院官修神宗皇帝國史僅及十年方修帝紀五冊其餘並未修撰乞行黜責未

見指揮竊以國家馭吏之法有司承行事件雖甚微末偶爾稽違必行糾治況一朝大典所繫國體最重安可置而不問乎令史官敢爾慢令輕視朝廷貪冒俸給優厚特有稽留遂使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前後相承十有七年不獲成書自古以來修撰國史未有如此其久也今若不正其罪何以為後來之戒信書未委何日可成伏望聖慈斷自清衷無牽大臣之私意以廢天下之公議

上徽宗論西蕃市馬 累歷代名臣奏議曰建中靖國元年陳次升時為侍御史

上此
奏

臣竊以羌戎勢合則强勢分則弱强則難禦弱則易制神宗皇帝熙寧元豐間以夏人為中國患乃優撫青唐一族世襲封爵俾伺間隙蠹其腹心而又歲市善馬以强兵深得禦戎之要道也其後青唐衰弱土地為强臣之子繼立國人不附棄位為僧迹不自安窮來歸我特一亡寇爾邊臣張皇招納以致种朴敗衂為國家辱所得亡寇道路將迎甚勤朝廷恩賜甚渥費用不貲為外夷笑

已往之失不可救未來之患深可慮夫兵家制勝莫如馬步兵雖多十不當馬軍之一故自古論兵必以馬為先馬令西戎既叛馬不出市國家每歲所失二萬餘疋數年之後馬必甚闕萬一夏人與青唐解仇連衡入寇併力衝突其將何及乎訪聞今日邊將乃是前日招納之人多行庇護冀免譴責患害並不以實聞伏乞睿旨令本路帥臣將官各具的實利害結罪保明數奏朝廷詳酌施行或令多方開諭許其自新依前入貢待遇如

初可益强兵勢威聲遐慴夏人不敢窺邊國家之福也

上徽宗奏論常平司錢物

臣竊以國家内外府庫之財祖宗以來生之有道而財常至於有餘用之有節而財不至於虛匱是以内外財賦充足而無不給之患近年朝廷知用之而不知所以節之知出之而不知所以藏之户部不獨左曹財用空匱而右曹亦無餘諸路不獨漕司空匱而常平司亦不足夫天下不能常無事忽有水旱盜賊常賦豈足支梧常

平之積實天下根本之財神宗皇帝經畫之意遠矣今
天下無事而用之三五年後必甚闕乏一旦水旱盜賊
將如之何伏望聖慈嚴勅宰執大臣講理財之義而常
平司錢物不得輕易支費庶使府庫充實良法具存天
下之福也取進止

上徽宗乞皇太妃持心喪狀

臣伏覩皇太妃訪尋所生父母聞于朝廷已行追贈訖
竊以皇太妃純孝之德出于天性訪求所生父母既得

其實緣已亡歿追贈之禮雖足顯親而思慕之心無極若其歿故之日未嘗聞知不曾行服今既聞之亦宜發追行心喪外彰孝治之朝以風化天下書之史策盛德令名光耀萬世顧不韙歟臣欲乞睿旨令有司考求典禮施行取進止

上徽宗論豫戒六事 案此奏狀之末書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上時次升除左諫議大夫

臣器非適用材不逮人夙蒙神考之誤知擢寘臺屬逮

事哲宗皇帝又叨言責迄無善狀終以罪廢陛下即位之初搜羅人材振拔淹滯起臣於煙瘴之鄉擢貳烏府今復除臣諫議臣自以天資樸拙學問迂疎辭章屢上天聽莫回拜命以來不遑夙夜思所圖報輒取古先哲王洎我祖宗之大猷作為六事一曰體道二曰稽古三曰修身四曰仁民五曰崇儉六曰用人以䂓為戒欲陛下念茲在茲使聖躬無過舉庶事無不治亦芻蕘愛君之意也謹昧死上進

體道

臣聞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無偏無黨而蕩蕩乎民莫能名是以先王揆才頒政量能授職設為宰輔以經邦國以理陰陽以制卿士以撫四夷而又使夫通世務明治體多識前言往行者繩愆糾謬而議論之故能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彼昏不知或獨任宰輔或偏信諍臣或嘗推誠為其所誤而兩棄

之甚矣其惑也故書史特詳書為萬世誡者如秦之李斯趙高漢之王莽董卓唐之李林甫盧杞皆其君之所獨任者至於奸佞滿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絶祀譬猶掩塞耳目而運股肱其可濟乎樊豐周廣之於孝安朱异之於梁武裴延齡常袞年之於德宗皆其君之所偏信者至於奪公輔之任挫宰相之威讒慝忠良稔禍社稷譬猶芟剗其股肱而任耳目其可濟乎漢武以英雄之材即位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

其獨任田蚡也入奏事則語移日所言皆聽養成其罪遂致有吾亦欲除吏何不遂取武庫之怒爾後惟偏信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徒以辯論詆辱大臣至於交私諸侯潛蘊譖訴劫殺親王訖未嘗有得其死者漢武之志豈以其嘗獨任宰輔者如彼偏信諍臣則又如此故兩踈之耶由是詭誕之士奇邪之術乘隙而進無正救者故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邪怪巡遊亡度哀痛之詔由是作矣臣聞仁宗

之御天下也民到於今稱頌盛美而不置者豈有他哉
不爲不執無偏無黨如天運之無積故民心歸而海内
服也觀其用言者以罪范仲淹之黨及翻然而悟皆大
用之唐介以彈文彦博貶未幾而復其官以衆言黜歐
陽脩因范鎮一言而留之機圓術妙可不務乎臣竊觀
陛下即位以來獨任宰輔計行言聽莫之敢抗汲引黨
與沸騰于朝臣恐其竊弄威柄而陛下厭之以致輙改
而偏信諍臣以墮於漢武之失苟不出此若或委心腹

寄耳目於近習則禍愈亟矣可不謹哉

稽古

臣聞堯舜之道載於二典者其目雖多而總其大美皆曰若稽古而已而傅說之戒高宗亦曰不師古訓于何其訓詩人之頌成王亦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夫帝王以一身而應萬有茍不該博古今以深究夫明君賢臣修身治國之要駿功偉烈謀猷方畧之施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之由取是捨非執古道以御今其

何以堪之哉故堯舜之所以若而順稽而考高宗之所以師成王之所以學者如斯而已矣若夫畧典墳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者此腐儒之所爲而藴德行志功名者鄙之況於帝王日有萬幾而盡心卉木之間極意於煙霞之表將焉用之隋煬帝尤善于文不欲人出已右薛道衡被誣而死則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之誅則曰復能作庭草無人隨意緑否又曰設令朕與士夫高選亦當爲天子梁武帝父

子尤刻意于文學乃至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棊無不精妙又何補于治適足致亂耳何則既騁此以為智能矣則必恃此以驕慢天下故賢者由是解體而小人競學是以資嫵媚則向所謂智能者翻為亡身之具遺後世之憫笑者臣聞陛下潛德藩邸時則已留意翰墨矣即位以來好為詩曲以賜親幸鐫石鏤板傳播遠近臣愚過計恐天下之人不能盡知陛下由天縱之能不思而得肆筆而成妄以前代帝王之刓精竭慮於雕

蟲篆刻之為比且曰天下之政未理而游心於是豈不為盛德玷乎又恐用小人之能是者則士風靡矣臣願陛下痛屏浮華無用之文不使膠于心術惟一以切磨治道聽政之餘躬閲書史取其關國家之興衰生民之休戚成者襲之敗者反之以資益聖治之道以懋稽古之德豈不偉歟

修身

臣聞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鼓鐘于宮聲聞于

外易曰行發乎邇見乎遠葢修身之應也如此歴觀古之創業之君與夫中興之主承乎離亂之緒其俗其民久已安于無治急之則怨緩之則偷賞之不勸刑之不變于斯時也而能肇造天命平滌九區恢廓宇宙致治之效可計日而待者豈有他哉葢明乎人可以誠感難以户說乃正其心以及身正其身以及國故道德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美也何則人君之所恃有天下者曰天命之民歸之賢者附之耳而天親有德民懷寛仁邦

無道則賢者卷而懷之是三者皆非修身則莫能致不然則昭昭之鑒可以矯飾偽行而欺之乎億兆之心可以輿金輦寶而召之乎有道之士可以高爵厚祿而誘之乎非所聞也又況君者民之師表動靜舉措發於中必形於外民影從矣將欲興崇禮義厚人倫而美教化者其可以言率之哉此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也是故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豈民異習哉格之者異也魏武好法律而天下貴刑名魏文

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豈士異尚哉格之者異也此皆前事之驗也其可忽乎仁宗嘗書無逸於邇英閣之屏歲久而敝命王洙復書之且曰朕不欲背聖言乃置之左取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命蔡襄書以對於右欲使聖言時存乎顧盼雖以聲為律而身為度者何以尚玆其興事造業制度遺文獨超於百王之表宜矣臣願陛下遹追仁祖謹厥身修日新其德使百官有司相儆曰聖德如斯其可自怠巖谷之士相勉曰聖德

如斯其可自棄黎民戒其子弟曰聖德如斯其忍犯上盜賊率其黨與曰聖德如斯其敢猖獗如是則成康之治可立而待也

仁民 紫大典原闕仁民崇儉二篇今從歷代名臣奏議增補

臣聞天之視聽在乎民國之存亡繫于天王者之所以得天下者民歸之而天命之也所以失天下者民叛之而天禍之也是故民歸一德天乃命湯庶民子來天乃命周百姓弗堪天命殛桀民罔不欲喪天訖商命黥首

愁歎天亡秦祀百姓怨望天剪隋害古人以水能覆舟朽索馭馬為戒者豈徒念民之孔艱則强者為盜賊弱者膏草野耶誠恐人君因之不免其身而毀辱及其宗廟困窮及其妻子也夫為人父母而生靈塗炭為人子孫而宗廟毀辱貴為天子不能保其身以及其妻子豈宜忍哉是以感王兢兢業業以圖治者誠畏此耳惟知畏此故惡衣菲食輕徭薄賦使民家給人足知禮義廉恥之尚舉天下而安樂之也頻年以來水旱屢作疾癘

尤熾而兩河之民服役科須煩費愁苦而官司催科急於星火貪墨之吏從而誅求竊恐供者有限而取者無厭以有限供無厭天下一動變生無方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慄慄危懼也陛下雖屢形詔命備陳至誠惻怛憂民疾苦之意恵澤之下如置郵傳命令乃公然廢格是朝廷之恩奪于州縣可不痛哉自古所患者君澤壅而不下達民情鬱而不上通以致君勤恤而民不懷民愁苦而君不知至於離畔危亡者踵相及也臣願陛下申

勑臺諫監司常切糾察嚴刑名以杜絶之如救拯焚溺以幸社稷

崇儉

臣聞禹卑宫室惡衣服克儉于家以有天下再傳而之太康則已色荒禽荒矣及桀之身竭百姓以為傾宫而天下亡之唐明皇之初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燬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前殿及其晚節窮天下之侈不足以供其慾由是觀之創業之君昭儉以

亦子孫其末流猶入于淫靡始於克儉者其終猶至於
驕奢況無以啟迪後人不謹其始者哉天下習安於侈
靡久矣於今為甚貴介之族與夫兼并之家燕飲之物
歌謡之具窮奇極巧以相傾勝銷金鋪翠句翻月異一
領之細至有千錢之直者此風其可長哉臣願陛下以
道德為麗仁義為華以珍玩奇貨為喪國之斧斤以珠
玉錦繡為迷心之鴆毒芟夷藴崇之絶其根本痛自裁
抑以禁之褒進朝士之約素清修者貶退其淫荒驕奢

者以敦薄俗顧不美哉昔孝文惜百金不為露臺而天下衣食滋殖晉武焚雉頭裘而士敦樸素唐太宗以亡隋為鑑而公私富給夫失節之嗟愚智同惡由恥不及其羣類故勉强為之以相高耳人主儻能躬儉以率之其趨也孰禦臣聞僞蜀以珠飾溺器太祖命碎之且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嗚呼聖人之慮遠矣是豈特化當時之習使知其所尚哉

用人

臣嘗學稼於農矣凡播殖之宜耕鋤之功等則穫無或異苟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澤不時則與之同饑饉時則與之同豐穰由是而知天地之所以能成其大者豈非以其無私者耶是故先王法之其於用舍也能激天下之不善而使之退愧勸天下之良才而使之樂進以致治者抑亦法天地之無私故能成其大耳後世不該不徧之主鮮克由是其於用舍之際或崇勢地而抑寒門或任親密而棄疎遠或採虛譽而廢卑賤或恍

其才能而畧歷試或重朝廷而輕四方或皆反是而益亂其故何也夫君子小人所出不在於世禄與側微而言行非一事之可槩出處非一端之可見此愚智同知也柰何立賢而有方哉以為必出於勢地與親密耶而膏粱子弟至有不辨菽麥而高車大馬以為民上則版築之叟渭濱之漁何從致哉以為必出寒門與疎遠耶而碌碌腐儒持方尺之紙書𣪊𣪊之文以享萬鍾則伊尹之伊陟周公之魯公何從致哉至採虛譽而廢畀賤

悦其才能而畧歴試内外迭為輕重是皆昏君之所為可深戒者夫王者一視而同仁茍德義可尊無擇貧賤故管仲之舉二盜穆公之用由余齊威王以左右譽而烹阿大夫功成於當年名著於後世可謂明也已矣以舜之聖受命之初且猶歴試諸難況其他乎近古漢宣亦可謂急賢之主矣而蕭望之杜延年益其所尤厚者或出而治民或出為邊吏非惟煩使之以觀人才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内外勢也其治優於文景者不其然乎

夫禄一不才爵一無功未病於國而終為害者非惟其
忌賢者進而害能者用也而賢能亦羞與同羣或恥居
其下此其所以為害也自古人君之於進賢也罔間親
踈貴賤無有愛憎惟較其賢否耳故丁公於漢祖有活
己之恩非徒不用而加誅焉唐太宗不恤秦王府官吏
之怨嗟以為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設官分
職以為民也當擇賢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臣願
陛下稽古先王法天地之無私鑑漢祖唐宗之公正不

以布衣寒士公卿弟子惟賢是用不及私暱無所偏徇庶幾賢者彚征以光左右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上

上黴宗論修復常平狀（崇黴宗立次升為御史立朝僅一年以下諸疏皆在同時）

臣竊以朝廷修復常平免役坊場保甲之法實欲民便以固邦本訪聞遠方官吏未喻旨意尚循夙昔之弊常平反散州縣或泥舊額所俵雖有增減不敢過少所請之人未必皆願或有願請之人官司不支以至免役坊

場保甲亦有違戾蓋遠方不曉朝廷美意含糊推行縱知失當莫敢申禀法行之初若有窒礙便行究正則易為力已定之後雖欲改更則難為功臣伏見近者修立先帝遺官按察之制伏望聖慈早降睿旨遣官按察宣諭上意詢考下情講求利害以成一代良法庶使萬世無弊生靈蒙福不勝幸甚取進止

上徽宗論中都費用狀

臣竊觀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

人曰財古之聖人非志於為利而樂於貨財也以為理財之道不講則國用不足雖欲聚人守位不可得也臣聞元豐庫昔年所積財帛甚多近歲闕邊支遣殆盡榷貨務全藉賣鈔如聞賣鈔之金已是窘乏都商務近來商旅稀少歲課不登且國家外有戎狄之費內有河防之患百官之俸給軍旅之衣糧凡百用度不貲而利源闕乏府庫空虛以至於此不可不慮伏望朝廷早賜講求利害以通貨財以實倉庫毋使倉卒之間不足於用

以貽國患

上欽宗論收湟州狀

臣竊以國家今日之患在於財用不足府庫空虛倉廩匱乏諸路皆然而陜西河北尤甚去秋雖豐登而穀價不減戎兵雖已減省而糧儲不繼方當休兵無事之時尚乃如此萬一戎虜犯邊費用百倍將何枝梧如聞陜西新路築城寨每歲所費不貲而湟州一年自費二百八十餘萬未委何處糧儲可以供贍有何錢物可以應

副臣當乞措置可守可棄之策不聞如何行遣河北路黃河決溢之後民多流移甚是彫敝北主新立如聞喜兵好殺盟誓未必可保邊庭難必無虞此二者當今之患要當深思熟講之而不可忽古人有言曰存不忘亡治不忘危然後國家可保也伏望聖慈念古人之言思今日之患勅大臣以理財賦嚴邊吏以謹守禦無使戎虜乘我之虛猖狂衝突以貽朝廷之憂不勝幸甚

上徽宗乞謁太妃園寢狀

臣恭惟皇太妃天祚淑資誕降真主以福天下澤流無窮陛下即政之初永懷欲報之德乃降詔命增修墳塋經營基構高廣丈尺無不中度園陵之制已成奉崇之誠雖至而躬行酌奠之儀不聞講求情文未備非所以稱伏望睿旨勑有司稽參典禮斟酌時宜俟將來聖駕詣景靈宮恭謝畢日親往故太妃園寢行酌獻之禮庶彰聖心之孝以風化天下取進止

上徽宗乞靈駕發引賣熟食狀

臣訪聞去歲哲宗皇帝靈駕在道沿路甚闕熟食出賣力士等人乏食飢困今大行皇太后及追尊故皇太后將來靈駕發引漸逼暑月正是飲食難存之時若所經由去處闕賣熟食力士慮有飢餓困匱難以承重伏望睿旨下開封府界及京西路預行措置多方招邀人户出賣熟食免致臨時闕誤取進止

上徽宗乞為河西軟堰狀

臣竊聞大名府黄河西岸有金堤一道固護府城其東

岸地面與水面相平常為浸水一槩淹浸民頗失業自紹聖二年人户自備糧功梢草寛留河身於東岸上自南樂元城界下接冠氏縣兼助埽簗軟堰一道髙闊三二尺以來若非河水暴漲之時亦可遮攔水勢一方之地數百里之民粗得為生矣近聞都水北監丞司行下毀折民不遑寧切慮水官不以民事為意公人緣此起動騷擾欲乞指揮下本路轉運司及本府縣官吏同北監丞司相度如是河西軟堰委實估小水若暴漲自然

抹過別無壅滯於金堤不能為害即與存留庶使一方之民不至失所取進止

上徽宗乞備邊賞有功狀

臣竊聞鄜延路比之他處兵旅稍衆財用稍足朝廷又選有謀畧習知邊事之臣以為將帥令者戎人輙敢先犯延安最强路分圍城破寨而去如入無人之境其他必有輕易之心邊患恐未已也臣攄之輿議以為沿邊州軍兵甲甚少財賦不足彼知我備未完罄國大舉以

衆臨寡强弱不敵今既破寨而還其氣益銳而又資所得糧儲以充軍用我之邊境既失城寨士氣沮喪萬一更來撓邊何以枝梧今日不可輕視要在先事而慮伏望陛下勅左右大臣精思之熟議之早圖邊備制勝于未然慎無輕舉以貽後日之患所有今來有功及陣亡之人宜厚賞賜以勵其餘庶使邊威可振戎人不敢干犯

上徽宗乞修戰船狀

臣訪聞京東路青密登萊濰五州邊近大海自來逐州沿海巡檢司各有入海捕賊刀魚戰棹船因循損壞久而不脩兵級亦不教習乘駕緩急瀕海賊盜竊發乘船入海及投化外之人乘船過入本朝作過則船既不完兵級又不諳會乘駕臨時無以捕逐必致誤事臣欲乞睿旨下本路轉運司勘會逐州沿海巡檢司自來應有入海捕賊刀魚戰棹船去處其有損壞令速脩完依舊教閱水戰仍令監司截自去處因便巡檢庶使緩急有

備亦不得緣此張皇生事取進止

上徽宗乞寬陳瓘罪狀

臣竊聞右司諫陳瓘以言事不當得罪雖不知其詳然臣伏覩天禧元年二月七日申敕臺諫官詔書云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今陛下訪落之初用人如不及從諫如轉圜猶恐萬幾之務不能徧察上至百辟卿士下及庶民皆許直言無有諱忌其詔亦云言而失中朕不加罪命下之始萬口一辭以為正當不諱之朝且無犯顏

之慮孰不激昂勇聳願竭區區之愚以圖補報萬一況身有官守有言責者安可緘默乎璀既以諫為職又許風聞論事偶有失實陛下當含容矜貸如上詔旨今遽行重責頗駭羣聽竊慮中外傳聞人人鉗口結舌以言為諱忠讜之路塞壅蔽之風成矣伏望聖慈念天禧申敕臺諫之意及陛下求言之詔特寬璀之罪責庶幾養成士大夫敢言之氣其於聖治不為小補

讜論集卷二